

馆长：自然历史博物馆须平衡盈利和科研重任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一年来，三件“镇馆之宝”——恐龙化石、今年全新亮相的抹香鲸骨架，以及约2000件动植物标本着实让人惊艳了一把。展望未来，它力求在打造一个具持续吸引力的公共博物馆，以及背负研究重任的科研基地间寻找平衡点。

博物馆馆长黄祺麟教授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控制参观人数或许无法使盈利最大化，但它却能成为达到这个平衡的关键。

目前，博物馆为确保良好的参观体验而管制参观人数，在上午10时至晚上7时的开馆时间内，设有六个参观时段供选择，每个时段的参观人数控制在两三百人左右。

黄祺麟虽未提供开馆至今的具体参观人数，但透露馆方一直与多方合作，逐渐尝试提高访客人数，特别是在周日时段。

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度推销，高人流量对经营或许是好事，但却可能会搞砸参观体验。毕竟这是一个供生物多样性研究学习的严肃场所，不是吸引人们来这里放声尖叫……最大的难处在于如何吸引更多参观者，但又不至于出现人数无法控制的局面，（人多）虽对营业额有利，但却无利于我们所坚持的教研使命。”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起源要追溯到殖民地时代，1878年成立的莱佛士图书与博物馆（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国家博物馆前身），收集的动物标本之后于1988年转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国大之后设立莱佛士生物多样性研究博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黄祺麟教授在尝试打造好玩好看的博物馆同时，也绝不放松对科普研究教育的坚守。

（曾坤顺摄）

物馆，拥有丰富的动物标本收藏。国大如今将这些收藏并入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逾130所学校加入博物馆会员计划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东南亚第一所展示宝贵自然遗产的建筑，馆中开放参观的动植物标本珍藏都经过精挑细选，也进一步巩固了博物馆在本区域自然历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黄祺麟指出，莱佛士生物多样性研究博物馆早期在东南亚地区已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发展出一系列反应良好的社区推广活动。如今有了新场地、设备和展厅，也带动了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力。

至今已有上百所学校参与了馆方推出的周边活动，也吸引了超过130所学校加入博物馆会员计划。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东南亚第一所展示宝贵自然遗产的建筑，最新亮点当属这个长8.6米的抹香鲸骨架。这是新加坡自1974年来，首次拥有属于国家的鲸鱼骨架展览。（唐家鸿摄）

作为一座主要靠公共资助的博物馆，无论是博物馆创建、购买恐龙化石和筹备抹香鲸展，都是借助社会各界，包括普通民众的慷慨解囊才得以成功。

黄祺麟说：“我们每年的营运成本超过400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要支付水电费、建筑和员工成本，资助这些花费大部分来自捐赠基金和门票收入。接下来的筹款也无疑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挑战。”

黄祺麟的另一重任，则是要如何长期维持博物馆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博物馆的内容若长久不变，就很容易变得沉闷，导致人们产生审美疲劳，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也许访客人数最终会减少，但我有信心博物馆不会因此失去它独有的吸引力。”

新鲜感可通过工作人员定时更新展品来维持，但黄祺麟强调，本

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度推销，高人流量对经营或许是好事，但却可能会搞砸参观体验。毕竟这是一个供生物多样性研究学习的严肃场所，不是吸引人们来这里放声尖叫。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黄祺麟

地这座自然历史博物馆并非美国、欧洲或日本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翻版，在注入新鲜感的同时也有必要保留忠于自我的个性，在自然历史遗产和研究中心之间转换角色，是属于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独特魅力。

“我们并非经营公共展馆的专家，但现在公众看到的是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所呈现给大家的。”